

年

卷

第

6

第

1-13

期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字第六七四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創刊於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第六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六日出版

新力

本報創刊於二十七年三月，至今已屆三週年紀念。回顧過去，感佩於社會進步之速，感佩於同胞覺悟之速，感佩於本刊之進步。本刊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不勝感激。茲為適應社會之需要，特將本刊內容擴充，增加篇幅，以期能更廣泛地反映社會之動向，更深刻地探討社會之問題。本刊之宗旨，在於報導事實，闡明真理，服務社會，促進進步。凡我同胞，如有任何建議或投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定當竭誠歡迎。

短論
 遺產稅與轉移社會風氣
 洋車夫捨在我們前頭了

成功第一課

論中下級政治幹部人員的培養

俠義小說在當前之價值

閒話歷史

工作怎樣考成

他們怎樣逮捕薛麥加的

羊車夫飲五升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 黃紹竑
- 張載人
- 張蔭麟
- 居方
- 王耘莊
- 全揚清
- 高爾基
- 高爾基
- 高爾基

定價每份六分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南京圖書館藏

本報創刊於二十七年三月，至今已屆三週年紀念。回顧過去，感佩於社會進步之速，感佩於同胞覺悟之速，感佩於本刊之進步。本刊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不勝感激。茲為適應社會之需要，特將本刊內容擴充，增加篇幅，以期能更廣泛地反映社會之動向，更深刻地探討社會之問題。本刊之宗旨，在於報導事實，闡明真理，服務社會，促進進步。凡我同胞，如有任何建議或投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定當竭誠歡迎。

短論 遺產稅與轉移社會風氣

喪事糜費，各地皆有這種風氣；尤其老年人的喪事，往往十分鋪張。這種舉動不但耗費財力、物力，而且耗費人力，恍惚中與後方的生產與消費尤其有重大影響。湖南我的一個房東，雖多田地房產，近來負債纍纍，家計很窘。他家的老主人，年八十餘歲，最近去世。孝子為人平常，並非過分拘謹的人，高年人去世，事屬尋常。他家辦喪事却用掉一萬餘元，其中大半數又是借貸來的。據說孝子所以要用去如許金錢，乃為避免被別人罵為不孝。因此我很有感慨，而且想到與遺產稅的關係。

喪事糜費的原因有幾種，第一是心理的原因。生人對死者的感情無可發洩，祇有多用財物，因自身有所失，便以為死者應有所得。第二是社會的原因。往年死者的遺產，幾完全為兒子們所繼承，其他家屬所得很少，近年民法修訂，女子已有繼承權，但尚未普遍實行，遺囑亦未成為風氣。死者的家屬以及親友，看見死者的鉅大遺產為一個或幾個繼承人所得，當然眼紅，於是用種種方法勸誘或者脅迫他或他們做大喪事。除掉大家面子都好看外，在喪事中大家還可以沾潤一點好處。就是說，大家要在這洋中分潤一點。就繼承人說，是就遺產為一部分的支出。

喪事糜費雖然成為風氣，但是就社會觀點而論，是無益而有害的事。政府對於這種舉動，是取限制的態度。政府可明令禁止大出喪，又提

倡公墓。遺產稅也有限制喪事糜費的功效。如前所說，喪事糜費也是遺產中的一部分支出。國家從遺產中取去一部分，繼承人減少慚愧之心，親友亦可以減少不平之念。喪事稍節約是必然的結果。由此看來，遺產稅不獨是一種良好稅制，還能轉移社會不良風氣，我們應該努力宣傳。

(雁剛)

洋車夫搶在我們前頭了

苦力捐助職士寒衣原是很難得的事，這表示前後方協作的最熱烈的精神。更難得的是那般洋車夫能自動集體捐助。最近紹興一百三十九號洋車夫的雖是微薄的捐款，給我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因為這不僅提高了他們勞力的價值，而且表示國民在戰爭中進步之快。洋車夫的生活表一般人的印象中，我敢說原來不佳，並不是為了他們太苦，而是為了他們之中很多是搗蛋下流的。現在他們竟集體表現這樣一個進步的舉動，不得不使我們驚喜。就他們的生計狀況與教育程度——實際上有什麼教育程度可言——而論，他們可以說已搶在我們前頭，和曾經表露最高的愛國熱情的歌惠們站在一塊了。當我們在捐助寒衣的名單上看到許多「阿有」、「阿水」、「三毛」等名字的時候，我們對那些家財鉅萬，一文不出的入作何感想？我們對那些一味揮霍，揮霍無度的人作何感想？我們應該熱烈跟隨一切在愛國舉動上搶在我們先頭的人，並且把落伍份子帶着前進。國家在那一方面不要求我們出力出錢呢？我們不能做一個好榜樣，也得學學好榜樣！

(呂端)

紀念九一八的重要意義和受訓期中應有的認識

黃紹竑
北京圖書館藏

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在浙江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第二期開學典禮時講

今天我們訓練團舉行第二期開學典禮，同時又是九一八國恥紀念日，所以今天開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自九一八滬陽事變發生，到現在已整整九個年頭。在這九年中，我們的敵人——倭寇，不斷地向我們施行武力侵略，希望在短期間內把中國併吞，消滅；在這九個年頭中，我們的國民，天天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上掙扎，所以，我們今天紀念九一八，不要以為還是九年以前已經過去的事情而視為無足輕重；對這恥辱，仇恨，大家應該時時記在心中，不要說九年，即使過了一百年，一千年也要當作目前一樣看待！

我對今天的九一八紀念有幾點感想，也可說是從九一八事變所得到的教訓，現在我先把這幾點感想提出來和大家說一說：

一、精神建設重於物質建設

我感覺到一個國家的建立和存在，必須要有立國的精神；如果單有宏美的物質建設，是沒有用的。還可拿過去東三省的事實來作證明。過去東三省省府物質建設，在全中國內不能算是有成績的省份，如軍事方面，有大規模的兵工廠，飛機製造廠，裝備得完全的軍隊；在交通方面，有很長的鐵路；經濟方面，有豐富的礦產、農產等等。這些都是東三省省當局對物質建設努力的成績。但是為什麼九一八的炮聲一響，不到一個月工夫，東三省就完全落入敵手了呢？平時辛辛苦苦建設起來的交通，經濟不到一個月完全送給人家了呢？這就是沒有建起立國精神的緣故。要知道只有物質建設，而沒有精神建設，是很危險的。當時東三省的若干地方官吏生活浪漫、奢侈，加以貪污、苟安，所以不論物質建設如何完善，不到一個月的抵抗，就把東三省地方當局二十年的努力結果，都送給敵人，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由此可知，一個國家只有物質建設，而沒有精神建設，是不能保持的，我們應當如何警惕自己才對！

二、生存全靠自己努力，不能依賴他人力量

自九一八事變一舉到現在，證明了過去我國士大夫對國家民族誇大心理為害之甚。過去我們整個社會，尤其是士大夫們，都患着誇大浮官的習氣，毫無警惕奮發的心理。自九一八到現在，就證明了這種誇大浮官的氣對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有極大的妨礙。過去許多人都說「中華民族是永遠不會亡的」。這一句話，在表面上看來，並沒有多大毛病，因為每一個國民，對國家民族應該有這種信念，然而徒然誇大的說「不會亡」的話，是不對的。有的人卻拿歷史來證明「中華民族不會滅亡」這句話，他們說：「宋亡於元，有明朝的復興；明亡於清，有中華民國的復興」。因此以為現在不在的危殆並不嚴重。我們要知道，明朝推翻元朝，及民國推翻清朝，是經過許多人長期的努力，前仆後繼的奮鬥，其成功的歷史，足以顯示了成的

南京圖書館藏 648803

我們常常讀總理遺囑，第一句就是「全孫力圖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這可以看出總理在革命的過程中，經過四十年的努力，真是從事維艱清的工作，經過卅餘年之久，所以總理在旅行與非有許多同志經過長期的奮鬥努力，絕不離散，如果說說「不離不散」而不夫為敵亡而犧牲奮鬥，那非必定會滅亡的，所以，九一八的炮聲一響，舉國震驚，而我們竟袖手旁觀，可見其不離不散的心理，並未真正而澈底。不抵抗的人，有的以為暫時淪入敵手是「必要」，總有一天國際社會給我們幫助的；有的以為東三省人民眾力不容易統治的，將來一定會由義勇軍起來革命，敵人會自動放棄的，因此，到了三省被佔領了後，即以這「必要」自慰。可要大家想一想卅年以內，國際正義是否存在？有沒有強者併吞去的土地再還剩者？要知道，在國際的根本趨勢有正義，希望國際上給我們幫忙的，完全是夢想。而希望當地的義勇軍起來反抗的，也是錯誤。大家都知道，敵人佔領東三省後，對東三省人民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嚴密起來，最近有一位很有地位的，有那裏邊出來，他把那裏的情形告訴了我一些。他說：過去有位曾經在國民政府做過軍事的漢人，在滬甯淪陷後回到東三省去，進去毫無困難，而且他回到那裏以後，給他一個地位很高的事情做，他躊躇不決，要到天津去，請人答應他請假到天津，然而五家連保，那就找好了保人到天津去，可是那個星期假期滿了，他還不去，於是敵人對五家的代表說：「你們趕快打電報叫他回來，如東三省之內不回來，那末五家的人都要殺光，而且他在天津也可使他無法離開天津」，由此可知敵人在東三省的人事統制非常嚴密；不但如此，對交通治安，也管得很緊，如果某地方發生一事情，在一二點鐘之內，都可以有兵聞到，由此可知對於義勇軍不能存希望！所以我們不要存依仗國際正義和只以義勇軍的力量壓迫敵人的念頭，如果自身不振作，不努力，而希望第三者來幫助我國家民族生存，是靠不住的。

此外，依賴山川氣候限制敵人的觀念，也是不對的。請有一個很沉痛的故事可以舉例：當甲午之戰中國失敗之後，在日本馬關訂立條約，我國代表李鴻章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奉天樓談判，為了割讓台灣問題，彼此間爭執得很利害，李鴻章無法拒絕，只有說「台灣有瘴氣有生毒，蠻荒多山，於你們是沒有用的」。伊藤博文回答說：「瘴氣，生毒等，在背國成問題，在敵國一點不成問題。」由此可知過去一般人依賴國際正義，山川險阻以及不正規的力量，完全是錯誤的。在東三省淪陷後的十年中更覺得這觀念的錯誤，我希望從今以後，大家要確立「生存憑自己的努力，不能依賴別人的力量」的信念，這是我對九一八紀念的感想第二點。

三、健全鄉村保甲制度

現在敵人佔領了每一個地方後，起初用武力，繼而用政治手腕，從教育、文化、經濟、多方面去着手。因為單是以武力而不用政治手段是不夠的，以東三省而論，當初敵人在軍事上不甚著重，但對政治方面却很注意，尤其對於鄉鎮保甲的控制更為加緊，他專統治一個地方，非鞏固其基層的戶口保甲不可。不但對東三省如此，敵人在現今各佔領區中，都朝這方面用功夫，從這一趨勢上，我們可以領悟出一個教訓來，就是政治上的抵抗比軍事上的抵抗重要得多，所以我們應先建立鄉鎮基層政治，使敵人無法打破，無法侵入，這是敵人陰謀所在，也就是我們努力所在！

三點教訓

以後我們對長期抗戰的方法，應當自強固鄉村基礎政治入手，才能取得勝利；否則的話，非但軍事上不能成功，政治上也很會失敗的，這是第一點教訓。

上面這三點教訓，是今天紀念九一八時我所體會出來的意思，趁舉行開學典禮的機會，特地提出來和大家講一講。

其次，要說到大家到訓練團來受訓的意義。

（一）自覺自動自治

這裏的訓練，是短期的訓練，種種短期訓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各位的精神，生活，得一改造，剛才我講九一八紀念的教訓時也已說過。在此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過程中，有許多同志，在精神，生活上尚有不適合抗戰要求的地方，所以訓練團中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實行精神建設及生活改造，這才可使一般從事行政工作者有生氣，設立訓練團的意義，就在於此。各位跨進大門，首先看到的，一定是牆壁上的「自覺自動自治」六

個大字，看了這幾個字，如說自己精神上，生活上的檢討一下，反省一下，一定有很大的進步，同時請虛心誠意地接受各位官長的指導，那末我們更進步，這樣可由自覺自動自治而自強，訓練完結以後，一定會有新的效力發生。

在訓練期中，大家不要放棄這一進步，學習的機會，把過去自滿落落的意志全都去掉，各位同學中有的在大學畢業的，有的是已有豐富的領導經驗，不要自己以為了不起，以為這裏自團主任以下，沒有特出的人才，沒有什麼可學的，因此而敷衍故事，虛耗光陰，大家不但要時時刻刻自覺自動自治，而且要知道，就是團主任，教育長，教職員以及勤工，也都在同時訓練自己。如自己以為很好而不願訓練，那就是笨做不馴，妄自尊大，將來非墮落不可。所以我特別把這一意義首先提出來和大家說。

(二)訓練是在行動，不是完全在理論。

大家要知道受訓練的目的，不只是在求知，而是研究行的道理。譬如說「知」，過去大家已受了很多的教育，得了許多知識，本團的教育宗旨是要大家力行，把今天所知，今天就行出來。我們要實踐「知難行易」，就是要把根本去掃除，一般人「不求深知不起馬信一與一畏難不行」錯誤的心理，建設「知難行易」的革命心理，使大家都能知「知」之難而能信主義，知「行」之易而能力行主義，從而掃除「知」之畏難而「行」之相且、偷懶、空疏、顛覆的惡習，養成嚴謹、勤勞、求真、敬業、振奮進取的心性，這是我們訓練各學員首先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在團裏受訓，對於衣食住行各方面道理，只要知道的，就實行出來，如果不行，就等於不知，過去大家已經知道許多東西，而不能實行，表現出來，這等於不知，這也是我國一般士大夫的毛病。譬如說科學，有些士大夫非但不懂，而且常常自作聰明，附會曲解；說到飛機許多人竟會這麼說：「升天的事情，過去小說中早已有的」，甚至會說飛機的魔力，不及神仙的一塊手帕會化彩雲騰而去，這不是以行去實現知，而是以不知為知；不以行而明知，只能說不能力行。國人之不進步和貧窮，都是這個緣故。大家在團裏受訓，只要把過去已知的去實行，就是最大的成功。

如 總理遺教 總裁訓詞，給我們「知」的東西已經很多了，只要把所知的來實行就好了，希望大家了解這一點。

(三)自己訓練自己，以人時地物為對象。

我們訓練的訓練，不是以教職員訓練學生，也不是學生向教職員請教，而是自己訓練自己。當學生的，固然要求教職員來訓練，做教職員的，也要從訓練學生中去接受訓練，這就是教學相長。這是訓練團員人的特色。其次，訓練的場所不單是講堂，操場，而要把生活環境的全部作為我們訓練的場所。總裁對訓練的指示，是要以人、時、地、物為對象。人的方面，要學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時的方面，如何把握時間，爭取時間；地的方面，如何地盡其利，使用於當；物的方面，如何管理物品，利用廢物，這是每一個工作同志必須知道的。

(四) 結論

上面所說三點意思，是今天開學典禮中所想到的。如果大家都能了解，實行，我相信在很短時間的訓練中很容易得到圓滿效果的，不要以為某人講演，某位主任說來說去都是一樣的，沒有新的理論，大家應該不知的去求知，未行的去力行。更不要以為沒有辭可看，沒有名人演講，沒有新的理論而厭倦。我們只要把已知的仔細研究，身體力行就夠了。因為抗戰建國已經有很好的理論，而是缺少實行的人，如果各位能把中央頒發下來的各種課本以及各教官所講的去實行，已經很好了。這樣每個個人講，是自強，就國家民族說，一定能够復興，所以希望各位同學明白這幾點訓練的意義。

今天所講是九一八九週年紀念日，所以也把九一八的重要意義來檢討一下，因為九一八失敗的因索，就是我們今後改進的資料。各位受訓的同學，都是各縣的幹部人員，如果都能實行精神建設把浮蕩，誇大，不努力，不注重下層工作的弊病統統去掉，不但抗戰能够勝利，而且建國也由此打下基礎，希望大家努力實行！

論中下級政治幹部人員的培養

張蔭麟

本文所謂政治幹部人員包括三類：(一)在政府機關中工作者，(二)在黨部或青年團部中工作者，(三)在政府或黨部等所主辦或支持的社會服務機關中工作者。

上層的政治領導人物大抵要參歷史的因緣造成，而非一時人爲的力量所能培植得出的，故本文不論，而專論中下級政治幹部人員的培養。健全的中下級政治幹部爲一個革命團體成功的必要條件，這是無待煩言的。所謂健全，至少要包括以下的三點意義：

(一)對於所任職事，技術上有充分的能力。

(二)對於所任職事的意義價值有充分的認識和尊重；用舊時的話說，即所謂能「敬業」。

(三)以所任職事爲安身立命之所，而不當作進身的階梯；以熱烈的感情，竭忠盡瘁以赴之。

第(一)(二)(三)項只是一事的兩方面，知的和情意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和政治工作的效率的關係，也是無待煩言的。而在現存許多社會的障礙之下，這兩方面的實現，就一般中下級的政治工作人員而論，是有很大的困難，而需要主持世道的人很大的努力。

中下級政治工作人員所任的職事大抵是不會產生赫赫之功與顯顯之名的，但却是目前抗戰建國的基本工作。就其不會產生赫赫之功與顯顯之名看來，它表面上是輕微的，就其爲抗戰建國的基本工作看來，它實質上重要無比的。我們的國父從前時常勸人要求做大事，不要求做大官。中下級政治人員所任的職事正可以說是「事是小事，而職非大官」。但是忽略職事之表面上的輕重，而實質上其實質上的重大，原是恆人所難的。「不卑小官」，自古就認爲罕見的事。這種操守，一方面固然需要個人的道德修飾而向也需社會風氣的鼓勵和推動。其實言之，要「做小官」的人「不卑小官」，向神聖其職事，竭忠盡瘁，其職事，一方面

固然需要他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對主義之宗務的執誠，一方面也需更他的「社會環境」，至少他的上司，同僚和下屬之間，有一種「不卑小官」的氣質。不以「官階」的高下而定人的價值，不以「官階」的高下而改變接遇的態度，同時上之於下有一種「同甘苦，均勞逸」的精神。不幸舊式政治所遺留的「衙門氣質」正與此相反。在舊式的「衙門」裏，尊已抑下和「奉上下」是天經地義。一個爲前後左右所輕視的人，決不會重視自己的，處於前後左右所輕視的人決不會重視自己的職位。輕視自己和自己的職位的人決不會竭忠盡瘁於他的職事。尊已抑下和「奉上下」的舊式衙門氣質一旦不打破，健全的中下級政治幹部(至少健全的下級政治幹部)一日不會產生。沒有健全的下級或中下級政治幹部的革命團體很難是成功的革命團體。短期的訓練誠然能給與中下級政治工作人員以新的刺激，新的生命力，而爲當務之急；但是舊的「社會環境」舊的「衙門氣質」若不從完整的有計劃的改革，則「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破壞的功績終究是有限的。以上的話雖然是車之無甚高論，但顯然是造就健全的中下級政治幹部人員的根本問題。

爲什麼舊式的政治天然會產生「奉上下」的「衙門氣質」呢？竊以爲舊式政治與新式政治的根本差別有如下述。在舊式政治裏，「官員」的結合大抵是僱主與僱員的結合。固然有些僱主對於僱員也講「敬」，有些僱員對於僱主也講「忠」；但那只是少數例外，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僱主與僱員間的聯繫力是利害。統制着舊式政治團體的是僱主的意志和目的。僱主之實現他的意志和達到他的目的是藉藉藉和刑罰，換言之，即是專利誘和威壓。「進利避害」是人之常情；自尊自大也是人之常情。爲利害的關係，僱員不得不「奉上下」；爲自大的關係，僱員自然會「凌下」。官愈高則利愈大而自大愈甚也愈得發揮；官愈卑，則利愈薄而自大愈甚愈受壓抑。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卑小官」自然是

於是我想起了曾經流行一時的俠義小說，和其中含藏的良好精神。

這種精神只用一句話可以表示：「路不拾遺，拔刀相助」。其中有些地方在現社會一般，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份子看來，幾乎是一種癡狂。但是爲一種善舉而狂較之利慾薰心有價值得多了。寫俠義小說的本意看來即是一種對社會黑暗和腐敗的精神上的反抗；雖說也有許多人只不過爲了利用讀者的興趣賺錢。舊小說中，水滸一書最能激發我們反抗社會不平的感情，牠的另一種好處是神怪的色彩很少，風俗人情刻劃如繪。我對這要接觸最早；一般俠義小說我却只翻過二三種，雖然我在這裏推薦牠們。我所得俠義小說的深刻印象是在家庭中人或友朋談話時得到的。牠們的共通之點是：萬一正當的手勢不能洗刷人間的冤屈時，只有採取一種奇突的手段，我們當然不聽勸奇突的手段，但得明瞭，這裏面有不得已的悲哀，一種不可遏阻的熱情。這彷彿是一種劇性的藥，雖不能常用，但在急病中却有奇效，尤適合於特殊複雜的社會病態中。我們現在正看到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病態，我們需要給社會的自私自利冷淡一種強烈的刺激。我想俠義小說可以拿來作爲刺激劑的一種。

不幸的是過去一般俠義小說也帶着不良的副作用：神怪的地方太多，引人作許多空想。這些空想會騙得孩子們要逃出家去求仙。描寫一個非常的人物是無害的，但把人都化作仙，於是讀者的心就跟飛到空想之最高處。牠使人的精神追逐一種麻醉性的刺激。所以通常人看一本俠義小說，與抽鴉片的情形相同，引起的正義感被空想沖得很稀薄，隨即消失了。

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俠義小說，指出社會的黑暗與不平，描寫豪

俠英勇的故事，盡可能避免神怪的性質，同時要注意故事的曲折轉側與必要的興味。故事的主人翁不一定長於武技，在艱險的處境中不情犧牲以保衛人而正義的一切人物，都是我們的描寫對象。其實，在實生活中，即使是一個卑劣的人，只要他表現一次「拔刀相助」的精神，他就成爲一個英雄了。

從偵探小說之給人以機智一點來看，我們可以保曾經過一番改造的俠義小說必能予人以一種維護社會正義的感情，至少可以堅固一己的人格，不致隨波逐流去幹歹事。什麼書引起什麼反應，這大體上可以說是一條定律；只要書的本身價值確定了。

怎樣改造俠義小說說？那種「除暴安良」的精神是必須更強烈地加以表現的，只是應該把牠移植到較近於實生活較合理的故事裏。在我們眼前，戰場上正扮演着許多英勇的事蹟，牠們已被一般文人歌詠描摹而成爲良好的傳奇。但是一般社會的黑暗與其中少數俠義之士的故事却還待我們去描寫。俠義小說就應努力於這一方面。民族英雄激發我們的愛國心；社會的俠義之士，他們不是要促醒我們意識到自已對社會正義的責任嗎？

一個人在小事情上養成俠義的精神，他就可以進一步去担当社會的大事；如果他見到同胞欺侮自己人，能挺身而出，扶助弱者，那末對敵人之侵略我們全民族，那得不會憤慨而決心一搏嗎？發揚俠義精神，以澄清社會毒氣！改善俠義小說，促使流行，讓牠担負發揚俠義精神的任務！

閑話歷史

王耘莊

一、人類的經驗

人類和禽獸的根本不同點在那裏呢？有人說人類有理性，禽獸沒有理性；有人說人類會笑，禽獸不會笑；有人說人類會思維，而禽獸不會；有人說人類借東西償還的時候要加付利息，而禽獸不要利息（邱遠次歸德化與人生中語）。這些說法都是對的，因為都有所見，都見到了真相的一面。我則以為人類和禽獸的根本不同點是人類有歷史，而禽獸沒有。

歷史是什麼呢？是人類的經驗。人類能夠利用經驗，所以人類能夠進步；禽獸不能利用經驗，所以禽獸不能進步。

只是說人類能夠利用經驗，不能說是人類和禽獸的根本不同點，因為禽獸也能利用經驗。我們養一隻狗，每一次給它吃東西時總是怎麼樣發一個手勢，久了，你只當照樣發一個手勢，這隻狗就會跑過來。我們養一隻貓，每一方餵飯時裝把貓叫的聲音用絲頭在碗邊敲幾下，久了，我們只要照樣的做起來，貓聽到了聲音就會跑過來。可見禽獸也會利用經驗，和人比較起來，不過是程度之差罷了。可是禽獸只會利用自身的經驗，不會利用祖先的經驗；禽獸的經驗，只能供自身應用，只能及身而止，不能把它們的經驗傳下去。所謂祖先的經驗，所謂把自身的經驗傳下去，即是歷史。禽獸沒有歷史，所以禽獸不會進步。因此，我們說人類和禽獸的根本不同點時，不說人類能夠利用經驗而禽獸不能，而要說人類有歷史而禽獸沒有。

人類若是只能利用自身的經驗而不能利用祖先的經驗，若是自身的經驗只能及身而止而不能傳給後代，人類也將和禽獸一樣的不能進步。人類的所以能够進步，是因為能够利用祖先的經驗而增加上自身的經驗，而又能夠將自身的經驗傳給後代。人類的進步，愈古愈緩，愈後愈速，這並不是後世人比古代的人聰明，而是因為愈到後代則前人經驗下的經驗愈豐富。

倘若有人問我歷史是什麼？我將應之曰：是人類的經驗。人類和禽

獸的根本不同點在那裏？人類有歷史，而禽獸沒有。

二、為什麼有了歷史就能進步呢

為什麼有了歷史就能進步呢？說起理由來，是非常的簡單而又明白。譬如用錢，若是今天收入十元，十元全數用掉；明天收入八元，八元也全數用掉；後天收入十五元，十五元也全數用掉；試問這樣用法，錢是不是會一天天地多起來呢？又譬如看書，拿來一部一百卷的大書，今天早晨起來從第一卷看起，明天早晨起來仍舊從第一卷看起，後天早晨起來依然從第一卷看起；試問這樣看法，這部書是否會有看完的一天呢？今天收入十元，用掉八元，餘下二元；明天收入八元，用掉七元，餘下一元；後天收入十五元，用掉十元，餘下五元；這樣用法，不是錢就會多下來嗎？拿到一部一百卷的大書，今天看三卷，明天就從第四卷看起；明天看四卷，後天就從第八卷看起；這樣看法，這部書不是就可以計日看完嗎？沒有歷史，永遠是從第一步看起；有了歷史，就以前人的終點為起點，可以一天天地走過去。

所以，有了歷史，就能進步，沒有歷史，就不能進步，是非常簡單而又明白的事。再說得詳細一點，便是：有了歷史，前人已走過的路，可以不必重走；前人已證明已證明了可通的路，便可以不再費力明的工作理成的去走；前人已走了一半的路，可即以前人的終點為起點接下去走；前人已開闢了的路，可以不必再費心力去開闢，而可以把握餘下的心力去開闢新的路。

人類，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向前邁進的。

三、利用經驗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多少少的人讀過歷史，或正在讀歷史，但真正能得到歷史的益處的人並不多；人類的歷史，是人類共有的遺產，但個別的說起來，有許多人是沒有享受到這份遺產的利益。這原因為利用經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平時說起來的時候，似乎個個都知道經驗的重要，然而真能利用

他們怎樣逮捕薛麥加的

薛麥加在酒桌裏獨自佔着一張高位，而前擺着半瓶代得加酒，和定價十五員克的一盤煎什錦。

在煤煙熏染的泥地間裏，給兩隻從麥子一般齊着的磚石的屋頂，垂掛下來的和一處點在櫃檯移面的油燈照耀着，空氣中飄浮着烟草底質，在模糊的，懸浮的，縹緲的煙霧中飄蕩着似被破碎了的，一吸眼擊，談話聲，呻吟聲，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那股神氣的自負聲，使整個的酒精底裏充滿了緊張和活躍的氣氛。

外面，晚秋的大風雨正呼嘯着，把濕漉漉的大雪塊掃過屋頂，而店裏却暖和得很，熱鬧得很，熙熙攘攘的。

透過櫃檯，薛麥加低頭瞥見鏡地緊着門口，特別是一間有誰從街上衝進進來的時候。這時候，他那強壯的，輕快的身體總是向前弓個一點，偶然，他也用手遮在眼睛上，從手掌底下彷彿苦於不能看見似地呆看着衝進來的客人；因為他有特別的緣故須要這樣子。

等他對新進來的顧客打量仔細，隨即，下一個判斷以後，薛麥加便給自己倒滿一杯，一口氣給吞下，再用又又一些雜碎肉排來配酒。他吃得很快，好像激汁很多一般地咀嚼着，又常

常把舌頭來試他那棕毛一般發起的唇罷。

他那頭髮蓬鬆的大頭在潮溼的灰牆上投着顛動而散亂的影子，當他嚼東西的時候，它便搖晃着，好像在那時疏忽了回答的客人重重點頭似的。

薛麥加低頭顯得謹慎，年青，額骨高高地隆起。他那雙眼睛很大，灰色，當注視什麼的時候，總是變得細細的。參差不齊的鳳凰的羽毛掃着在上面，一撮卷曲的帶着古怪的黃褐色的頭髮垂下來差不多碰到了左邊的肩膀。不知怎樣，薛麥加那副觀察總容易令人疑

慮似的；實際上，薛麥加也感覺有些不安了，因為他自己現在也深切地覺悟他那種經驗這一種的神氣，一點也不適合於他目前這地方和這層層的這一批人。他穿一件粗棉的藍布衣服，腰上縛一根繩索；身邊放着他底帽子和手套；他底手杖，是上端連一個根粗也沒有的柴棒，斜靠在櫃檯子背後。

他坐在那裏，食着安閑；酒乾了一杯，又要一杯，這時候他手聽到號叫，接着帆樓一聲門開了，突然衝進裏面來的，是一大團搗亂了的麻索似的轟鳴的什麼東西，一種搖鈴一般的孩子聲音激動地叫了出來！

高爾基作 萬涅思譯

「看，在那裏！趕快，伯伯！」

被叫做伯伯的於發語了，開始是阻快似地頗有些不安，接着是另外一個親熱地悄悄地幾乎祇能聽一點點聽見的聲音：

「你可不允許發語吧？」

「唔，不，他們就在我們兩邊，馬鞍，步兵，兩個軍曹，兩個警官——和他們手下兵全體！」

「他們找那一個，你知道嗎？你另外邊聽見一些什麼？」

「這一定是薛麥加……他們曾經向尼森甫里契問起他……」是孩子的聲音，這時候那帶着球狀物的人在人群中慌忙着，一點一點地向賣酒餉櫃移去了。

「什麼，尼森甫里契被捕了嗎？」薛麥加問，抓起他底帽子從空地從奔上站了起來。

「是的，他正在找……他們吃住了他」

「在那裏？」

「在斯加加酒家。」

「你聽從那裏來嗎？」

「啊哈，我是繞了牆圍跑過來的，我現在正要跑到巴柴底酒店去，也許那邊也有人在那裏」

「那麼，快跑去呀！」
 隨著他那。彼得洛維契，一位年老頭髮灰白的店伙計底高聲的譴責，孩子立刻跑出了酒店，這位老伙計是一個舉止粗魯的，敬神的朋友，戴一副大眼鏡，頭上壓着一頂黑絲絨的高帽子。

「完全是小無賴！完全是猶大底兒子，哦，還可惡的豬仔！你意圖怎樣？要着根清除了他！」

「爲什麼呢？」薛麥加非向門夫的時候，反問他。

「這神傢伙，非剷除不可！在那時候，看他怎的？預除司底惡鬼，一不做，二不休，連根剷除他！」

「這與你不相干麼！」薛麥加轉身將門碰鐘的時候，抱不平似地說。

帶着一宗空虛的似乎被變住了的哀號，重實的，溼漉漉的大風雨在街上旋舞着，風絲雨片濃密的交織在天空裏，看起來天地似乎是發沸的，正在起泡沫的滾燙。

薛麥加立着聽了一下，但是聽不到什麼，祇有風底怒吼和雪打向屋頂和牆頭的水漬聲。於是，他非開了，走了不過十步的半景，他跨過籬笆走進一個院子去。

一隻狗叫了起來，同時物彼此招呼似地，在什麼地方有匹馬呻吟息，跟着蹄子。薛麥加毫不遲疑地回到街上來，以急步路向城市中心區去。

幾分鐘以後，又聽見有聲被什麼物住似的聲音從他前而什麼地方傳過來，他又跨過一重

籬笆。他找到了一扇敞開的大門，望進去裏面有個花園。一會兒他跨過了幾重籬笆又穿過了幾個庭院，沒有什麼意外的變動，於是他到了與那那。彼得洛維契開酒店的那條街道平行的條街上。

走着走着，薛麥加倒有些躊躇了，他不知到那裏去好。他祇覺得沒有一個適當的地方可以躲藏。

一切比較穩當的地方，在這樣一個夜裏，在他自己覺得還更已經派了警察團圍住了他的這樣的時候，都覺得不適當的了。現在，他是在街上，在暴風雨裏，在隨時都可以奔逃警察和任何一個都開薛麥加的夜巡者底手裏去的危岸上跑着，銷磨着長夜。

他走得很快，眼睛釘牢一時的注視着前面蒼涼的白塗塗的夜空；從那裏托出，迎面爬過來又靜靜掠了過去的星房子，井欄石，電燈柱，樹木；這一切都給柔緩的雪雲封閉了。

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在大風雨底狂嘯裏；這似乎是一個孩子底低微的悲啼，從前面什麼地方傳了過來，薛麥加靜靜地立定，引長着頭顱聽聽着，他與被獵獲的什麼野獸一樣，敏感地嗅到了一宗不幸和危險的氣味。

撞擊着隨即又消逝了。
 薛麥加搖搖頭，重新向前走，將帽子退低了些，同時肩角打起了耳朵邊，把領子裏的雪花拍了一拍。

古怪的是，撞悲哭的聲音，現在就在他右腳邊了，他驚了一跳，隨即彎下身子，在地上摸索着，當他重新立起來時，手裏已經捧着拂

去了雪的一個包袱。

「哦，這是……這是個嬰孩……這怎麼的！」他困惑地低語着，將他一直舉到了鼻子旁邊。

這是他未提防攔路了一腳的東西，它還有暖氣，但是被滑溜的雪浸溼了。他底臉孔，比薛麥加底不知要小多少，血紅，而且像受傷似的。眼睛閉着，小嘴已張開發着吮乳的聲音，水從爛溼的破布上滴落着，滑過臉龐，滴進了沒有牙齒的小嘴裏。

他驚訝得發呆了，但是薛麥加神志很清爽，他知道要弄乾這些討厭的水救這嬰孩，必須把這破布頭重新料理過，於是他就將布頭一點一點地絞着。

這小小的生物顯然不爽快了，他悲痛地哭了起來。

「閉住！薛麥加厲聲喝道，「不准哭，我告訴你，你知道我給你什麼麼？噢！你還以為我得了件會嗎？我要你做什麼？你倒號嚨來了，你這小賤胎！」

但是這一番話，對於包袱裏的小東西毫無用處；他照樣號哭號着，這種可憐，又還樣有氣無力地，隨着薛麥加覺得頗有些麻煩了。

「好，隨你高興，小傢伙！我知道，你一定鼻感到溼和冷了……而你到底祇是一點點小東西，我服侍你做什麼呢？」

孩子老是哭着不停。

「我還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放你！」薛麥加斷然地說，他將包袱子的破口揪裏緊，於是彎下身子去又把它放到了雪地上。

吧！

於是，他底頭彎下去，貼近孩子的身邊，薛麥加低聲唱着，够細心够溫柔地：

你這狗婆啊你這蠢貨，瑪坦卡。

你總逃不掉天罰呀，瑪坦卡！

他這麼學着催眠歌的調子。

密擠密擠的雪塊在街上旋轉，沸騰。薛麥加獨個兒抱了一個嬰孩隨隨着，孩子不停地哭，小偷兒則柔婉溫柔地哼着歌。

日後我要是聽見你歌，

我要把你底肋骨根根打碎呀。

水滴從他眼睛裏壓了下來，淌到了臉上；

這一次是雪花溶化了。他時常會全身抖擻一下，他唱聲裏，和心坎裏感到有奈麻癢的感觸；

走在這樣寂寞的，雨雪的街道上，懷裏塞着一個哀哭的嬰孩，這是多麼淒涼啊，小偷兒自己

也幾乎要哭了。

他照樣走着，突然從他背後什麼地方傳來了

驟約的馬蹄聲，接着從濃密的雨雪裏又現出了半面騎馬者底黑影，他們止對準了他跑來。

「誰在走呀？」

兩個人同時高聲地喊着。

薛麥加一驚，站住了。

「你身邊帶了什麼東西？」其中一個問他

；走近了鋪道。

「我身邊帶了什麼？一個孩子！」

「你是誰？」

「薛麥加，從阿克吐卡帶來。」

哦，你，那麼正是我們要找尋的朋友！好

跟我們一起去，走在馬前頭！」

「不，我還得走過去一點，滑了牆跟走，

似乎比較穩些。不要在路當中，我們找到

這樣的一條路可真容易哩！！！」

警察實在不懂他說些什麼，但是他們允許

他離開一點走，他們便騎馬走在旁邊，眼睛時

時刻地盯牢了他。

這樣他們走着走着，一直到了警察局。

「哈！我們到底抓到你了，好，再好了！」

在站崗的守衛這樣慶幸着。

「但是，孩子怎樣呢？我怎樣把他處置呢

？」薛麥加問，一邊搖搖頭。

「什麼？什麼孩子？」

「我拾來的一個孩子，在此地。」薛麥加

從懷裏把他拉了出來，橫在他手背上顛癩地掛

着。

「什麼，這是死的！」守衛叫了起來。

「死的？」薛麥加重說一遍，看看嬰孩，

然後將他放到了桌上。

「現在，你看吧！」他低語着。接着深聲

地歎了口氣，「我應該頭一次就抱了來的，真

是那極，一定！！而我頭一次不把他放進

高裏，纔拾了起來又把他放下了。」

「你曉得咕咕在說些什麼呀？」守衛慢

地問。

薛麥加悲哀地看着他。

對於孩子底死，他非常傷心，要是嘴纔在

街上竟把他踏死了，也許還不至於這樣難過

吧。

現在圍繞着他的祇是陰氣森森的官老爺；

牢獄，審判正在等他，他感到痛苦。他發憤地

凝視着，凝視着，數着。

「唉，你竟這樣！認算我是白忙了一場，

我想到——我立刻就做了！！：前你竟在我底

手上死去。真是做了好事！」

「薛麥加盛怒地搖擻頭皮。

「把他帶去」，守衛跟另一個警員說，頭

運向薛麥加這邊一點。

於是薛麥加被帶進去拘留了，

事情就這樣完了。

這一短篇於一八九五年初次發表於，

在 *Novelle* 上，一八九五年，是作者在寫作生

活上收獲特別豐富的一年，他在這一年間寫了

一百六十多篇的小說，和論文等。

高爾基的全集在蘇聯早已印出來了，但是

他底作品沒有被收集進去的還有許多，「他們

怎樣逮捕薛麥加的」便是其中底一篇。